



【记忆留痕】

我家有棵海棠树

□亓立强

十年前搬了一次家。新家有个院子，我便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海棠树。

海棠树刚种下时约有五年的树龄，矮矮的不足两米很不起眼，树干瘦瘦的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树皮十分光滑，如同处子皮肤，树冠五六个枝杈上有几片干巴巴的树叶。由于工作忙碌，经常出差，我很少关注它关心它。近两年，我不再那么忙了，开始仔细浏览我身边的花花草草，我忽然发现这棵海棠树已变得伟岸、挺拔、秀美、充满活力，树高已有五米多，树干变得粗壮有力，树冠枝繁叶茂硕果累累。俨然一个翩翩美少年。我开始观察它、关注它、欣赏它，甚至钦佩它、热爱它。

每年万物苏醒春风拂面的时候，海棠树总是早于其他植物吐出嫩芽，为单调的初春添上一抹新绿，不几天花瓣便悄悄地从绿叶中钻出，似一个初见世面的村姑，脸庞粉红，带七分羞涩十分清纯。花儿迅速展现出超人的生命力，很短的时间便把树冠点缀成花的家园、粉的世界。花朵并不大，花香也不浓郁，但它开得雅致、安静，不争不炫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写诗赞美“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更烧高烛照红妆。”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也曾赋诗称颂：“自今意思和谁说，一片春心付海棠。”随着春意愈来愈浓，海棠花也由粉红变纯白，如玉似雪白无瑕，与春辞别无遗憾。白色的花瓣随风飘洒化为泥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然而，不知不觉中毛茸茸的海棠果已爬满枝头。

盛夏季节，万物生长，海棠树已在烈日下织起浓密的树荫，海棠果也从豆粒大小长成花生仁大小。你在树下读书、品茗、下棋、避雨甚至午睡十分惬意。海棠树树冠越长越大、越长越密，逐渐变成了鸟的天堂，喜鹊、麻雀是常来的客人。每个早上是鸟儿的歌唱让我从睡梦中醒来，开始美丽一天的生活，这是海棠树的杰作呀。海棠树已默默地变成了我的朋友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秋天不期而至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凉，秋雨一次比一次长。海棠树的叶子告别了翠绿，开始变黄变红变紫。这叶子似乎知道自己即将完成使命，它没有无奈和悲伤，而是抖擞精神，以凋落前淡然豁达的心态展示一个新的自我。它知道大地是它的归宿，同时也是新生命的起点，这世界从来没有结束只有开始。于是，海棠树的叶子带着灿烂的颜色、悠然的心境告别树枝飘然而去。而这时呈金黄色的海棠果开始步入严冬，去演绎生命中的最壮丽的一幕。

冬日的阳光懒洋洋的已没有温度，凛冽的寒风赶走所有树木上的阔叶，大自然顿时显出肃穆与单调。而海棠树此时此刻却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景，尽管树叶已然一片不存，但整棵树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实，饱满而充盈。尤其是下雪的时候，厚厚的白雪压在果实之上，更衬托出海棠果红艳、倔强、不畏严寒的特殊气质。海棠果清新脱俗的美丽形象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更不是卖弄炫耀。当一批一批的鸟儿拖家带口到这儿觅食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，海棠树最终是无私无怨地倾其所有，甚至粉身碎骨，把自己献给了其他生命。

海棠树不会说话，然而它身上体现出的高贵品质让我们沉思。它不需要我们施肥，不需要我们浇水，却给了我们美丽和奉献。我们真的应该向海棠树鞠上一躬并视为见贤思齐的榜样。

【行走人间】

听雨品茗

□王力丽

江南多烟雨，驱车进山，雨雾迷漫，绿树鲜亮，车转了一弯又一弯，终于到达杭州西部的翁家山上的龙井村。小村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小山坳里，约有三百户人家，除了房屋就是满山满坡的绿色茶园。远远近近的茶园，一垄垄，像绿色绸缎般地起伏，空气中都是清凉凉的茶香。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，曾到龙井村品尝西湖龙井茶，饮后赞不绝口，将村口的十八棵茶树封为“御茶”，并将一口一千多年的老井封为“老龙井”。

总觉北方人喝茶的环境、氛围、情调不及江南，尤其是三月的烟雨江南。车行至龙井村，我们冒雨行到一山坡上，一棵挡风避雨的大树郁郁葱葱，树后简舍。轻敲户门，一个细眉细眼的小姑娘探出头。

“进来喝杯茶吧。”

正合吾意，干净的屋里，一间简朴的小茶室，窗前就是那棵绿色盎然的大树。家中只小姑娘一人，大人都在茶园里忙茶。不愧是茶农的后代，小姑娘冲起茶来也是轻车熟路，像是等待一朵花开，自然而然要敛气收心，冷静安宁。轻酌慢饮眼前这杯茶，闭目赏玩那缕缕茶香。

看杯中，淡绿色干巴巴的茶叶，一见沸水就如撞钟舞女般花枝招展、长袖善舞，旺盛出勃勃生机和飞扬活力，随即茶香丝丝缕缕地散逸，似百转千回的宋词，暗香浮动，旁逸斜出；味道入口，香润喉脾，清香浓郁；举杯轻酌，唇齿留香，绵绵苦涩后是丝丝的甘甜，“茶乃水中至清之味”。似懂非懂或似是而非做出一种“会喝茶，喝好茶，是一种幸福”的感觉。

我这不善茶的粗人，看着这杯中醉人的莹莹绿意，也觉心胸清畅。虽悟不透陆羽《茶经》里的茶道，但听得小姑娘讲起茶来也算是头头是道。此地出的特级龙井每斤约有八万个芽头，一亩茶地只出一二公斤好茶，“其贵如珍，不可多得”。茶中精品是明前茶，有“色绿，香郁，形美，味甘”之四绝，等级最高的为女儿茶，其次为姑娘茶、媳妇茶乃至婆婆茶。贮茶之器最好为锡罐，不会透泄茶味，包装茶也有讲究，外面买茶的大多直接装盒子，塞得满，以示装得多，或用铝箔纸包装。真的好茶，需用植物纤维的粗纸包装，外面才是装进盒子，否则气味不纯。喝的时候，不能一气喝干，需不停地冲水，好茶喝完，是没有茶垢的。

都说男人酒女人茶，男人们酒中乾坤大，女人们茶里情意长，果不其然，这“南方嘉木”舒枝展茎的植物，在水中一展清雅温婉、柔姿可人的女儿样，尽显千缕情思，万种柔情，怪不得日本女人出嫁前必学两样手艺：就是茶道和插花。茶道中滋味悠长，境界深远。

我们几个听雨品茶，信口八卦旧闻，闲看烟雨山色，说些咸咸淡淡的话，聊些苦苦甜甜的事，开些肥肥瘦瘦的玩笑，心性平和，闲逸相对。

小姑娘闲下来也望着窗外，看着飘飘忽忽的雨发呆。我问她：“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低下头：“妈妈采茶，爸爸做茶，晚上看不见亮了才回来。”停顿了一会，喃喃自语：“妈妈的手都是绿的。”蓦然一顿，喝一口杯中茶，香香的，也苦苦的。小姑娘起身给我们续满水，指着柜子上溜儿锡罐说：“这都是妈妈茶。”我觉得所有和妈妈有关的，都有着一种含辛茹苦、纯朴善良、宽容仁慈、圣洁无私的天下母亲的品质。

在这幽静的山野之中，在风景如画的茶园内，一壶清香，一帘幽静，品茶的意境和绿茶的韵味相得益彰。我们轻言细语地谈着三毛的三道茶，第一道茶苦若生命，第二道茶香似爱情，第三道茶淡如清风，是在说着人生三味的苦苦甜甜吗？斯斯文文地聊着李清照和赵明诚“赌书消得泼茶香”的读书情趣和生活意趣，恍若人生的起起伏伏；打趣大诗人苏轼闻茶识女人的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的格调。忽然觉得自己轻飘飘得像一片茶叶，娇饰浮躁得不着地，真能喝下清心安静和淡然吗？

人生如茶，豁达开怀；人淡如茶，空杯以对。

龙井三月，雨声切切，满山的茶树笼罩在一方如白纱般的淡淡雾霭中，高高低低的山在雨雾中如游动的水墨画，若隐若现。雨中的龙井村，寥廓而丰盛，简单而丰富，看山有色，听水有声，饮茶有味，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”。在远离尘世的山村，啜饮天地的甘露，领略无尘的清风，接受“润如酥”的小雨的爱抚，享受着隔绝了纷扰和焦躁的清凉茶世界，感悟一杯“妈妈茶”，这也许是一次茶人生的洗礼吧。

【匆匆那年】

姥姥的缝纫机

□于湔泽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老一辈分家之后，姥爷为家里添置了一台缝纫机。这是一台上海“皇后”牌老式缝纫机。从那时起，姥姥就在这台缝纫机上为全家人缝制衣服、床单、被褥等生活用品。

小时候在姥姥家，我对这台缝纫机非常感兴趣。姥姥手巧，上手几天就能缝制出一件新衣。在农闲时，姥姥便会搬出缝纫机缝制衣服。我看着她熟练地穿线、引针，然后把布料压到工作台下面，手扶着机头的手轮，脚踩着脚踏板，缝纫机便“嗒嗒嗒”地转了起来。

姥姥一边工作，一边给我讲妈妈和舅舅小时候的故事。她说，“从你妈妈小时候开始，我便用这台缝纫机给他们缝衣服、做书包，不知不觉他们都穿到了20岁，如今轮到你了。”

姥姥常说，买的衣服总是不如自己做的贴身。我从小就容易过敏，有些衣料穿着就会起小疹子。所以从我贴身的衣服，到小褂子、小棉袄，姥姥总会提前做好给我备着。

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姥姥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我小时候贪玩，经常把衣服磕破，姥姥便会从衣服的里子里面缝上一个小补丁，再仔细地压一下棱角，穿上之后平平整整，远看就像新的一样。我幼时的小衣服，或是已经不穿的旧衣服，姥姥空闲时便会打开缝纫机，给我改成一件漂亮的新衣服，或是围裙、小套袖、鞋垫等。

小时候的我会学着姥姥的动作帮她踩踏板，还总嚷嚷着也要玩。我喜欢那个脚踏板，总是趁姥姥不注意，把它当做“秋千”，弓着腰、盘着腿坐在上面，左右晃悠。捉迷藏的时候，我喜欢掀开盖缝纫机的花布，钻进脚踏板上躲着。

姥姥偶尔会把剩下的边角布料让我练手，我总是缝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简直是丑得不忍直视。姥姥总会耐心地帮我善后，用彩线改缝成一朵花、一簇水草，抑或是一个小动物。或者只是纯粹地上手摸一摸缝纫机，脚踩一踩踏板，翻翻有几个暗盒，同姥姥一起缠缠线、聊聊天，我也玩得很开心。

那个时候的我喜欢丢沙包，姥姥就用边角布料给我缝了许多沙包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里面装上晒干了的玉米粒……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不禁让人唏嘘时光匆匆。

历史车轮滚滚向前，老物件换了一件又一件，但那台缝纫机却在它的轮回转动中保留了下来。虽然现在这台缝纫机已经年代久远，有了斑斑锈迹，但仍被姥姥保护得很好，缝纫机头仍然黑得发亮，踏板转动也非常灵活，一看就知道姥姥还是时常爱惜得擦拭它。直到今天，这台缝纫机仍在姥姥的双手下发挥着自己的价值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台缝纫机普通但不平凡，它是两代人成长的记忆与见证，也是三代人之间爱的表达。